

中秋过后,从上海来福建宁德旅游,又遇高温,两天游览几处景点,说大汗淋漓或者汗流浹背,都是真实的。今天计划游览太姥山,出门看见是一个阴天,心情反而是愉悦的。车到太姥山门口,排队检票的时候,突然下起了大雨。

就像安排好的节目,十元一件的雨衣递到了你的手上,微信二维码也跟着亮在你的眼前。

进入景区后,山石树林之间,风是静止的,雨是从树叶上滴落下来的,在雨衣上滑过,变得很有情调……正好可以细心体会教科书上讲述的太姥山这里的地质结构:福建东部和浙江南部这片地域受到多条断裂带的影响,形成的山脉与断裂带走向是一致的。晚侏罗纪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后,就形成了浙江东部和福建大部的地貌特征,这个特征是山不高但十分密集,平地很少,河道多而且很短,河水因为雨水的聚集流速很快,都与海为出口,因此,这些河道都是下泄河。

太姥山这里的地貌特征和地质特点是独特的,这来太姥山,看的也是地理意义上的景致。走上一个平台,这里看的是夫妻峰,远处山顶上两块相拥的巨石,雨雾中,若隐若现,更能让人展开自己的想象。雨太大,手机已经无法拍摄,继续往上走,眼睛的主要作用是来看脚下的路,所有提示的景点,迎仙峰、仙翁对弈、蹲猴观海、金猫扑鼠、仙人锯板和玉兔听潮等等,大都只记住了名

## 太姥山的雨

吴建国

字,感觉都是依据山石的形象取的名字,像与不像,全凭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象——太姥山的景,就是石头,就是石头的形状被命名后赋予了全新的解释和意义。这样的实景与每一个观者的视觉反应是不一致的,因此,就有了网上像与不像的讨论。而在今天的雨雾中,又给了游人一个不同的感悟。

雨中登太姥山,还没有到达最高处,突然觉得雨更大更乱了,有雨伞的已经成了累赘。风是任意吹的,没有定向,从山坳里泛起来的风,把雨衣卷起来罩在头上,此刻,身穿雨衣会让人站立不稳,也成了最大的危险!人的普遍经验是,当风有方向的时候,人可以借势躲过风,躲过雨,大风大雨而且无序的时候,便是危险的时刻。于是有人干脆脱下了雨衣,以减小阻力。

这是旅游中很少遇到的危险状态,各路导游都在大喊:下山——!跟我走,下山——!几千人挤在下山的路上,彩色的雨衣和各色衣服混合成飘飘忽忽的色带,每前行一步都十分困难。在凌空观海栈道上,因为雨雾,我们没有看到海。但感到这处的风更大了,最绝望的是,已经接近了出口的岩石转弯处的凌空观海栈道上,正是

一个开阔的风口,人已经不能通过了!

“往回走!往回走——!!”那喊声是颤抖的。

这条悬空架在山体上的小道,可能就是游客快速撤离的便道,这样的变故,最着急的一定是带队的导游,风雨中,这条悬空道上这样挤满了前行不得后退不能的人群,任何一点意外,都会酿成重大事故。现在只有一条路,退回到登山道的中部,从“一线天”——两座山的缝隙里穿过去,走另一条道下山。

山的裂,石的异,树的密,一线天是奇特的,古代有一位名叫姜芳的诗人写到了石壁上:“古穹何年辟?中间别有天。窸穿云影细,漏入曙光偏。”大雨中排队一个多小时后,侧身从这条山与山的缝隙之间穿过去时,全然没有赏读诗的心情。

到达大门口的时候,已是午后一点多钟了,在门前广场上车,瞬间就有安全到家的感觉,脱下雨衣,衣服被汗水湿了,裤腿和旅游鞋已经被雨水浸透,有几个人带来了宾馆里的一次性拖鞋,这个用法真的恰到好处。车刚开动,一缕阳光破窗而入,车窗外,雨停了!这让满车人惊呆了!

——太姥山的雨,我们进门就下雨,出门就雨停,上海话温州话南通话北京话河南话,一车人都在感叹这雨的分过,还是四川话最准确:“要人嘛——!”

太姥山,我们过来了,看到的,我们带走了,雨雾缥缈中没有看到的,都留下了。

## 蜂窝煤里的时光

梁永刚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们全家5口人居住在父亲任教的那个乡村中学,虽然住房条件简陋,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很是幸福。父亲和母亲自己动手盖了一间灶房,里面除了摆放着几件简单的炊具和一个煤火炉子,剩余的空间几乎都被蜂窝煤占满了。

每年冬天,父亲所在的乡村中学总要雇车从外地煤矿拉回来几卡车俗称为“明煤”的无烟煤,然后以成本价卖给教职工。学校中间有两条纵横交错的水泥路,老师们分到的煤都一堆堆露天堆放在那里。为防止天气有变,突然下雨,上面都用塑料布盖得严严实实。由于父亲和同事们每天都有繁重的教学任务,而那时候又没有实行双休日,打煤球的时间只能放在周日这一天。

打煤球看似简单,实际上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,仅前期准备工具这一环节就显得繁琐费力。打煤球所用到的工具既涉及到庄稼人的常用农具,又涉及其他工匠的一些工具,可谓是五花八门,名目繁多,比如拉煤和煤土的架子车,敲煤块的铁耙子,筛煤用的筛子,打煤球用的铁制模具,还有铁锹、扫帚、抬筐、水桶……

对于架子车、抬筐、筛子等属于农具范畴的工具,则到学校附近的村上找学生家长借。由于老师们打煤球的时间比较集中,学

校本来就少的工具便显得十分紧张,往往需要提前好几天给管后勤的老师打招呼。

如今想来,在打煤球所用到的诸多工具中,最紧俏抢手的当属“煤球机”。所谓“煤球机”,其实就是自制的简易人工打煤球的工具。一根大拇指粗细的钢筋插在一根同样长的钢管中,钢筋的一头焊着用螺帽固定的一字形手柄,另一头焊着一个高度与蜂窝煤相等的圆铁筒,圆铁筒里焊有12根小钢筋棍。打煤球时,只需双手将一字形手柄轻轻往下推,一个圆溜溜的煤球就算做成了。这种简易的“煤球机”市面上很少卖,几乎都是托关系找熟人在机械厂定做的,因而显得格外稀缺。

第二天要打煤球,头天半夜里父亲就睡不牢稳,几次起来到院子里看天,唯恐天气突然有变。父亲的焦虑并不是多余的,如果这一天不能按计划打煤球,再等上一星期家里的煤球还够烧,关键是借用的那些工具不能及时归还人家。天终于亮了,一看到是晴天,父亲和母亲脸上的愁云惨雾顿时烟消云散。

记忆中,匆匆吃完早饭后,父亲和母亲拉着架子车去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拉黄土,那里的黄土黏性大,是制作蜂窝煤不可或缺的原料,老家俗称为“煤土”。煤土拉回来

了,父亲支起筛子,一锹锹将大堆的煤和土全部筛上一遍。

两筐煤半筐土,这是父亲多年来总结出的煤中掺土的比例。开始打煤球了,父亲掂着足有十来斤重的煤球机,走到和好的煤泥前,两手抓住煤球机的柄把,用力地往煤泥上砸,然后左右反复旋转碾压几下,感觉到里面填实了,便提着煤球机走到一处平地上,用手轻轻往下推,一个圆溜溜的煤球便滑落在地。刚打出来的煤球湿漉漉的,嫩乎乎,莲藕似的小孔里升腾着袅袅的水汽,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亮光。

父亲打煤球有个习惯,连续打上几个高度后将煤球机放到水盆里涮一下,这样做煤球机里不容易粘连,打出来的煤球完整利落。随着一声声煤球机与煤泥碰撞发出的闷响,一大堆黑压压的煤泥变成了一片排列整齐的煤球。打煤球又脏又累,还需要技术和力量,父亲和母亲怕影响我的学习,从来不让我参与其中。

如果天气晴朗,阳光充足,那些纵横交错的煤球经过两三天的晾晒就可以转移到灶房里了。为了防止夜里突然下雨,每天晚上母亲都用塑料布将煤球盖得严严实实,等到第二天再揭开。几天后,母亲拿起一个煤球用手使劲按了按,很瓷实,彻底干透了,于是找来抬筐将煤球抬到灶房后,一层层整齐地码放好。

许多年后,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家里早已不再烧煤球了。蜂窝煤里的时光,于是成了温暖的记忆。



王莽岭

金南健 摄

子盛在白瓷盘里当了案头清供,就当是钤了一枚闲章吧,为书房增一点亮色,添一份雅意。

等到柿子下市,再往季节深处走走,就有涂了一层“柿霜”的柿饼吃了——儿时过大年,初一一大早总要吃柿饼“开口”(吃一点含有美好寓意的小食再说话),讨个事事如意、甜甜蜜蜜的好彩头。只是本地买的柿饼要么僵硬要么稀烂,总不太满意。我干脆上网买大名鼎鼎的陕西富平柿饼,一只只单独包装,用富平特产尖柿加工而成,柔柔韧韧又甜又糯,味道真是好。

去年元旦,一位晚辈从上海浦东给我带了一袋牛心柿子,说那里柿树多,没人稀罕。我才知道江南也产柿子的。他送的柿子大多七八分熟,说是便于贮存。熟透的当然是甘凉、汁多、甜蜜甜,吃了。剩下的便放在阳台上晒——感觉冬日窗日晒三五只柿子,两只老南瓜,再挂几串辣椒玉米,红红黄黄的油画一般鲜亮,才显得日子生动与富足,有着丰衣足食的安宁和欣慰。只是晒着晒着我灵

光一闪,干脆学着视频做起了柿饼。趁着柿子硬铮,一只只削去皮,穿上棉绳,晾在阳光下,接受风吹日晒,冷露寒霜,也就那个把星期,那晒在室外的两串柿子一天天收缩起皱,变软,变红,变得越来越亮堂,看得我眼馋,试着摘下一枚,尝了,浆汁是少了些,但相比可以吸溜的鲜柿子,多了韧性,更加甜腻绵柔,忍不住又吃一只。就这么每日里观赏,映了暖阳如看艺术品似的,看得柿子也沁出了白霜如妇人脸上涂着的香粉,临了,又摘上一两只煞煞馋。

那年初冬部队在深山里长途拉练,一树树柿子辉映得山林如染,惊艳到可以夺人眼球。树上还有人提了竹竿,挎了筐筐在采收,萧瑟的寒山也似在一派悠远的轻愁之境中有了蓬勃的生命。革命老区的乡亲们拎了一篮篮熟透的柿子,要送给我们。面对淳朴善良的乡亲,我们只是微笑致谢,谁也没好意思尝一口,但心头温暖着。那一幕至今印在我心里。许多年以后想起,那漫山遍野的柿子依然簇新明亮,朝阳一般灿烂如画。

## 華亭風

盛庆书

## 有菜空心惹人爱

阿 崑

蜗居小城一隅,商品房上小小的阳台实在长不了太多的花草,但我还是执拗地用一只稍大的空泡沫箱装满土,插上几行空心菜。初夏时节,空心菜梗新生叶片水灵葱绿,整个阳台绿意盈盈,一下子活泛起来。或早或晚,自己下碗面条,就地取材,随手摘来几片空心菜的嫩叶,洗净撒在面碗里作为“浇头”,于是一碗光面也有了阳春般的诗意。吃着吃着,就想起了老家,想起了母亲的空心菜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空心菜是乡村夏日最常见的蔬菜之一。秧田边,渠道旁;茅屋后,菜园里,到处可见绿油油的空心菜。即使再懒的人,随便弄一块松松软软的空地,将空心菜梗扦插入土或者刨个小小土坑放进几粒种子,浇好水,没几天就能生根发芽。随后就有鲜绿的茎秆、翠绿的叶子,很泼皮地长成郁郁葱葱的模样。随便掐一掐,下饭的菜就有了。空心菜比韭菜发茬快,无需人工管理,一般七八天就能收割一茬新的,可以反复多次采摘食用。正因为空心菜极易种植生长,乡下人才把它叫作“懒人菜”。

母亲喜欢把空心菜说成“瓮(土语里读ōng)菜”,因为它的秸梗中心是空的,所以才叫“空心菜”。《封神榜》中对丞相比干说“菜无心可活,人无心即死”的老妇人所卖的无心菜其实就是空心菜。上学后,老师告诉我们,空心菜学名蕹菜,又名通心菜,这在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里就有所记载“蕹与壅同,此菜惟以壅成”,便可“节节生长”。空心菜的确是无根可活的,但它却非真的无心,它带着一颗菩萨般的心肠,从田垄上走来,好种、好看又好吃,说它怀揣造物主的仁慈赠予人间一份厚礼也不为过。

打小我就非常喜欢吃空心菜。母亲总是能把空心菜做出许多的“花样”:一碟素炒空心菜,连梗带叶,满盘翠绿,入口清润爽脆;一锅空心菜粥,白中有绿,喝一口

齿颊留香;一碗空心菜汤,汤色碧绿,汤汁鲜美,令人回味无穷。就是在爆炒田螺时,母亲也会在锅里加上几段长长的空心菜梗,去腥、添色、增鲜,让我至今难忘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母亲做的凉拌空心菜,先将新摘的空心菜洗净切段,放入铁锅沸腾的水中,翻几个滚后捞出沥干,装入白净净的瓷盘里,加入油盐糖醋及拍好的新蒜头等佐料,有时候也会撒上几缕红辣椒丝,那可真的叫色香味俱全,撩上一筷子送进嘴里,顿觉味蕾舒张,神清气爽。小小的空心菜给了我们故乡的味道、母亲的味道。那时的我们也正像空心菜,虽生长在穷困的环境里,却能心无旁骛、身无羁绊,无忧无虑,茁壮成长。

空心菜也开花,这是鲜为人知的事情!有著名作家著文感慨:“原来空心菜可以开出这么美丽明亮的花,真是做梦也想不到!”说“花形很像百合,美丽也不输给百合,并且有一种非常好闻的香气”。之所以许多人从未见过这种花,是因为空心菜在还没有开花的时候就被人采摘当美食了。我是有幸见过纯白如玉的空心菜花的,并且拍过好多照片。更为惊奇的是空心菜的茎秆是空心的,居然它开出的花也是空心的。“此刻空心胜有心”,正如白居易在诗中写道:“水能性淡为吾友,竹解心虚即我师。”空心菜的茎和花都以空心为美,默默无闻,不事张扬,勤劳善良、朴实敦厚的母亲不也有类似的品格吗?

阳台上的空心菜,在炎炎夏日长势越发旺盛,掐了又长,长了又掐,那一片小小的葳蕤之中,寄托着我的故乡情怀,仿佛整个老家都包裹在那空心之中,空灵而又沉重。在我看来,空心菜吃起来叶滑爽,梗清脆,富含营养,功效独特,它不仅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,更蒸腾着鲜活淳朴的乡村气息,萦绕着一份温暖的亲情,如同故乡的一草一木,蕴藏在游子心头,指引人生,慰藉生命。

## 立冬万物藏

张锦凯

还没顾得上细细品味深秋的美景,不知来自哪个方向的寒风裹挟着淅淅的雨水,仅仅一夜的时间,就让这个城市完成了季节更替。“细雨生寒未有霜,庭前木叶半青黄”,一句应景的诗,精准地写出了这就是立冬时节该有的样子。跨过立冬的门槛,寒意渐浓,不过依然偏爱冬天,因为寒冷中蕴藏着温暖的岁月。

明月与美酒,是诗仙李白的钟爱,而在立冬之夜,有这两样最忠实的伴侣,那该是怎样一种闲情逸致?在李白的《立冬》诗中,寒冷把他的笔墨冻得僵硬,但永远冻不住他的诗意:“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白月,恍疑雪满前村。”有着太多放歌纵酒时光的李白,也在立冬坦然归隐沉淀,懂得收藏心情;笔墨已冻,诗也就懒得写了,但要把诗意藏在明月美酒中,把心藏在冬天里。

风吹过日历,一片泛黄的枯叶飘飘洒洒地落在了“立冬”的页面,一纸冬色配着文字呈现眼前:“立,建始也;冬,终也,万物收藏也。”从立冬开始,去品味漫长的冬季,感受万物归藏,或潜藏蛰伏、或敛藏养生,或收藏心情,所有冬天的养精蓄锐只为春天的厚积薄发。

立冬时节,寒风细雨,晨雾薄雾,一切回归寂静,看起来有些落寞。一个人站在立冬的大地上,应该是空旷呢,还是孤寂?我想,一定是在万物收藏中绽放生命的力量。其实,立冬的美在于它的纯净;溪水虽寒,却更明净;晨风虽冷,却更清新;树枝虽枯,却更简洁……立冬,所有的风情都多了几许坚强与韧性,悲欢离合是一种释然,沉沉浮浮是一种豁达,枯荣盛衰是一种轮回,岁月沧桑是一种境界。几分伤感,几分惆怅,然而生机却随着立冬在暗藏并慢慢滋长,触人心弦时,就会刹那芳华。

立冬,一抹晨光透过薄雾洒在田野上,给人一种静谧而温暖的感觉。走在乡间小路上,迎面碰见的农人,嘴角总是露出一丝微笑,这是他们在立冬时节特有的面部表情:一年的辛劳总算换成了收获,一年的农活总算告一段落。乡村立冬,悠闲之冬,就让寒风横扫空旷的田野吧,就让那些枯黄的残枝尽情地摇曳吧,农民在冷清沉寂里用一种洒脱来韬光养晦,静静地守护着沃土良田,这就是万物

收藏中的立冬之韵。

立冬之后,树剪枝,可以减少营养物质的消耗,促进养分集中,有利于树木的越冬和来年开春后长得更高,这也是一种冬藏。立冬,万物收藏,养蓄待发,中医学认为:“立冬这一节气的到来,是阳气潜藏,阴气盛极,草木凋零,蛰虫伏藏,万物活动趋向休止,以冬眠状态,养精蓄锐,为来春生发物发做准备。”万物蛰居,顺应自然,在一片沉寂和冷清中通达自然,抛弃那些太多的浮华、欲望与烦恼,追寻一种新生之后的美丽,让自己更健康,更茁壮!

冬天来了,一夜露水寒,一缕晨风冷,每个心灵都想要寻找一处温暖的休憩地。立冬藏心,也许就是每个人在冬季进行的一场修行,可以治愈我们的精神内耗,要懂得:万物收藏都是在为万物勃发做准备,不断积蓄自己的力量,人生的最坏结局不过是大器晚成。“水寒心简,天寒心敛”,藏心,大约在冬季,沉寂自己,静待花开。

立冬万物藏,在时光里发呆,积攒力量,生机潜伏,恍若一转身,就与春天撞了个满怀。

## 长白山天池

李刚

阳光金子般纯粹,  
四季飞雪濡染白桦之林,  
长白山欲与天公试比高。  
云烟深处遥看,  
天空齐腰,  
蓝色尽铺山底。

天籁之外,  
风声神驹般追迫千峰,  
长云飞渡如纱幔围掩琼玉之宫。  
天池似一块蓝靛之玉嵌在冰峰,  
王母玉杯盛满瑶池剔透之水,  
洒落涓涓,  
便可,  
化作松江江、图们江、鸭绿江,  
绵绵不绝。

大鸟盘旋于蓝色霄空,  
不敢在池边崖头停留一步,  
天池雨骤风急,  
瞬间在云雾中隐遁了容颜。